1. 坐镇徐州

1937 年 11 月 12 日。

夜幕降临的时刻，李宗仁奉蒋介石之命，自南京乘车前赴徐州去执行第 5 战区司令长官的任务。

这两位在内战岁月，曾挑起“蒋桂战争”，互相仇视、互欲倾覆的中国军界和政坛上的要人，在日军大举入侵，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，已言归于好，共同对敌。

7 月 17 日，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，号召全国抗战。第二天，蒋介石即自庐山向桂林拍电，声言中央已决心抗战，约李宗仁和白崇禧速赴庐山，共商大计。蒋介石心里明白，他真要抗战，就离不开智勇双全，且富有雄厚军事实力的桂系头领李宗仁。

当李宗仁与蒋介石电报往返之时，四川省主席刘湘、云南省主席龙云相继致电桂林，竭力劝阻。他们认为蒋介石为人最是权诈，万一藉抗日之名，将李、白二人骗往中央，加以羁縻，则广西省政必为蒋系控制。唇亡齿寒，川、滇两省也将岌岌可危了。不过，李宗仁有李宗仁的判断。他认为国民党中央面临的局势只有两条路可循，不是抗战图存，便是投降亡国。即使蒋介石有意拖延，日本侵略者也未必容许。如果蒋介石无心抗战，而欲采取投降一途，不仅全国人民不能同意，恐怕他的嫡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系部队也将自动实行抗战。于是，李宗仁无忧无虑复蒋一电说“:中央既已决心抗战,我辈誓当拥护到底。崇禧当即遵命首途,听候驱遣。我本人则暂留桂林,筹划全省动员事宜,一俟稍有头绪,亦即兼程北上,共效驱驰。’而后,他又电致刘湘、龙云,希望他们也秉‘先国难而后私仇’的大义,动员全省人力物力,拥护中央,参加抗战,切勿迟疑不决,致贻蒋介石以吾人不愿共赴国难之口实，而向侵略者低头。

10 月 12 日，李宗仁抵达南京时，敌我双方已在上海战场血战两个多月，我军伤亡甚众。南京也时常遭受敌机空袭，市面萧条冷落。但蒋介石却精神饱满，一见李宗仁，便亲热地拉住他的手又摇又晃，一再向李宗仁作豪言壮语：“要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!”

望着蒋介石那豪情横溢的神色，李宗仁却深感忧虑。如果我们能一鼓作气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，敌人也就不敢侵略我们了。作为最高统帅，怎能不顾时局与国情，这样的意气用事呢？但是，值此鏖战正烈，民心可用之时，最高统帅有此豪情，李宗仁也不便浇他冷水，只是模棱两可地应酬附和。

蒋介石见李宗仁情绪不甚激烈，以为他不相信自己的抗战决心，便挥手在李宗仁的肩上重重一拍，声色俱厉地说：

“对敌作战，要雷厉风行。我辈决不可神情沮丧，委靡不振。中央统帅部对全面抗战的通盘战略已经拟好，你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。德邻兄，可是重任在肩啊!”

李宗仁一听,当即辞行,要去徐州赴任。

蒋介石眯着眼睛笑了，操着他那口宁波腔，似乎因李宗仁得听他的指挥而有几分得意地说：

“不行。现在可不行，你需要暂留南京。眼下淞沪战事正

急，中央统帅部很需要你这位将才随时建议和协助战事的筹划。你可在中央军委会选一干员为参谋长，先赴徐州组织司令长官部。”

李宗仁心里有几分不悦。他想，抗战时期，委员长仍是这样作风,对部下将领,步步牵制。不过,他还是遵照蒋介石的命令，选徐祖贻为第五战区参谋长，并嘱其立刻束装赴徐，而他本人则暂留南京。

在中央统帅部，蒋介石虽然表现得谦虚、谨慎而又大度，可李宗仁提出的建议他哪里肯听?!

李宗仁眼见淞沪战事的悲壮惨烈。日军派遣军总司令为松井石根大将，所部有 11 个师团和海军陆战队，总共不下 30 万人；并携有大炮 300 余门,战车 200辆,飞机 200架,兵舰数十艘,战斗力之强,火力之旺,一时无两。我军虽参战 50 余师，70 万人，但装备极差。而布防又远离苏嘉路第一道国防线 100 余华里，战场无险可守，敌海、陆、空三军的火力可以尽量发挥。敌方炮火猛烈，使我炮兵白天无法发炮，而夜间又无法寻找目标，只是盲目射击。我军等于隐入一座大熔铁炉，任其焦炼,每小时的死伤辄以千计。在李宗仁看来,此次战役,简直是以我们的血肉之躯，来填充敌人的火海。他向蒋介石建议，在沪作战应适可而止。但蒋介石听了却笑而不答。

蒋介石有蒋介石的打算。他之所以坚持在淞沪之地与日军作战，是因为他考虑到日本军队如果沿平汉线南下占领武汉,控制中枢,这对中国极为不利。为此,蒋介石以精锐之师对已侵入上海的日军主力猛攻，使日本大本营将其精华投入上海地区，形成沿长江西上仰攻的态势。而中国则以空间换时间，从容撤退军队和搬迁资产，进行持久作战，打破日军速战

速决的侵华计划。同时，蒋介石还认为：上海是一个国际都市，欧美在这里投下大量资金。如果我在上海和敌人全力火拼，不但可以转变西人一向轻华之心，且可能引起欧美国家居间调停，甚或武装干涉。因此，蒋介石对淞沪战事充满信心。

不过，蒋介石的算盘未能如愿。淞沪战争爆发之后，欧美诸国对中国抗战仍采取‘壁上观’的态度，不作任何反应。蒋介石虽然向美、英政府一再呼吁，希望推动‘国联’制裁日本，并指出‘日本侵略行为是对世界和平的挑战”。但美、英等国只说同情，并不采取任何行动，听任日军在中国大打出手，肆意屠杀。而英、比、法三国，又竟怕触怒日本，先后取消了卖给中国飞机、军火的协定。当淞沪战事正酣之时，英使许阁森在往上海途中被日机炸伤。继而日本又炸坏英商船二艘，甚至炮击英国‘飘虫号’军舰。英国当局也不作深究，只是由日方作简单道歉赔偿而已。

在美、英等国纵容下，日军更加肆无忌惮，穷凶极恶，疯狂向中国军队进攻，致使淞沪会战中国失败。在上海失陷，日军又自东、西两面进迫京畿的时候，国民政府召集高级将领讨论应否固守南京，其意见有所分歧。

李宗仁和白崇禧等不主张守南京。其理由是：从战术上说，南京是个绝地，敌人可以三面合围，而北面又阻于长江，我军无路可退。历史上没有攻不破的堡垒，何况我军新败之余，士气颇受打击，又无生力军增援，敌人则士气正盛，南京必被攻破无疑。与其如此，倒不如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，以免敌人借口烧杀平民。我们则将大军撤往长江两岸，一面可阻止敌人向津浦线北进，一面也可阻止敌人的西上。让日军徒得南京，而对战争大局无关宏旨。

蒋介石则说：

“南京为国府和国父(孙中山)陵寝所在地,断不能不战而退。我个人是主张死守的。”

总参谋长何应钦和军令部长徐永昌不发表个人意见，表示一切以蒋的意旨为意旨。

忽然，唐生智站起来大声说：

“现在敌人已迫近首都，首都是国父陵寝所在地。值此大敌当前，在南京如不牺牲一二员大将，我们不但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，更对不起我们的最高统帅。本人主张死守南京，和敌人拼到底！”

蒋介石闻言大喜，便委任唐生智为南京城防总司令。

李宗仁气恨蒋介石既不能将兵，亦不能将将。他对身材高大，留有一撮八字胡的湖南军阀唐生智深有了解，知他是个野心勃勃的人物。

唐生智虽为现代军人，却迷信很深。他家中养有一顾姓巫师,时常为唐氏‘占卜’朱来。

北伐战争前，蒋介石、李宗仁、唐生智一起在长沙东门外大校场上阅兵，蒋介石曾经翻鞍堕地，手足朝天。谁知唐生智竟想入非非,回家便让顾巫师为其‘占卜”。为讨好唐氏,顾巫师竟说蒋此次北伐凶多吉少，最重要的是蒋爬不过唐氏第八军这一关，将来必为第八军所克服。唐应好自为之，将来蒋一失败，继起的或是唐孟潇吧！为此，唐生智神摇意夺，一遇时机，便生法树立个人威望。

依李宗仁看来，唐生智此次主动请缨死守南京，是唐氏静极思动，想乘此机会，掌握一部兵权。所谓与南京城共存亡的话，不过是空头支票罢了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其实，蒋介石早已决定放弃南京。他只是为进一步将日军主力吸引到南京和长江下游地区，而故意表明决心死守南京，使日寇不易看出破绽，以至于别将魔爪缩回。此为疑兵计。可惜当时李宗仁、白崇禧没有理解蒋的这一作战方略，不知蒋介石守南京，只是做做样子而已。岂知有唐生智争先出任城防总司令，正中蒋介石之下怀。

李宗仁遇见唐生智时，嘲讽地向他翘起大拇指，说：

“孟潇,你了不起啊!”

此刻,唐生智意态鹰扬,满腹豪气跃然脸上,说：

“德公,战事演变至此,我们还不肯干一下,也太对不起国家了!”

这是李宗仁要赴徐州之前日之事。

此时，李宗仁要离开南京，并非是怕遭遇兵火之灾，而是他已有腹案：南京必失。敌人若攻克南京，必定要打通津浦线以清除右侧面的威胁，然后才可西进。这是军事学上最起码的基本常识。从战略上说，京沪战事一旦结束，津浦线必然是日军攻击的次一目标。李宗仁感到第五战区将有重兵压境，防务是何等艰巨。所以，临行他一再向蒋介石陈述津浦线的防御兵力问题：

“津浦线处于南北两面夹攻之中，敌人且可随时自海州、青岛登陆。目前，那里只有七个军的兵力，断难应付。”

蒋介石笑道：

“你别担心，如今敌人主力要攻我南京嘛。即使像你说的丧气话，一旦失了南京，京沪线撤往江北的部队，都可归你节制。”

李宗仁见蒋介石态度诚恳而又坚定，十分放心地点了点

头。

“不过……”李宗仁忽然又想起一件事。

蒋介石望着李宗仁问：

“你还有什么要求？”

李宗仁沉思片刻，笑了笑说：

“委员长，我很感激你这样看重我，使我负这样重要的职务，不过古代战略家有言‘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’，我希望你不要打电话直接指挥五战区的部队啊！”

李宗仁知道蒋介石喜欢坐在统帅部里越级指挥前方作战。而且，指挥的方法是直接挂电话，或直接拍电报。他常常直接指挥最前线的师长，甚至团长，闹得有的师部、团部的行动，连战区司令长官甚至军团总司令和军长都不知其事，对整个战区的作战部署十分不利。

蒋介石一听，也笑了笑说：

“好，好，好，五战区我不打电话，对你我放心得过，放心得过。”

此刻汽笛长鸣，自南京西站开往徐州的专列就要出发了。李宗仁又深深地望了望渐渐隐在暮色中的南京城，便转身飞步，登车而去。

车轮飞旋，列车奔驰。坐在专列里的李宗仁热血沸腾，仿佛正在指挥千军万马，与日寇进行着殊死搏斗。

是啊，这位出生广西临桂，17 岁就开始戎马生活，早已以有勇有谋、战果累累而名扬中外的将军，有一颗爱国的赤诚之心。1931 年“九一八”事变，日本侵略者开始谋划吞并中国之后，他就着手抗日大计。他根据中国当时政治、经济和军事都十分落后的国情，在广西实行有计划的征兵和新兵训练一年

退伍的‘寓兵于农’政策。而且,他还创建兵工厂,制造武器弹药,加强军事储备。到 1937 年日寇大举侵略中国之前，广西已有四届训练有素的士兵退伍在乡，而且各级干部也配备齐全。同时,已建有轻机枪厂、重机枪厂、步枪厂、迫击炮厂、迫击炮弹厂、手榴弹厂、七九口径子弹厂、无烟火药厂,以及飞机制造厂。这些兵工厂的机器设备，大都购自捷克，为最新设备。当李宗仁在桂林给蒋介石回电，应约共事抗战大业，并速送白崇禧乘带广西省府所购的法国制六座小飞机飞向庐山，听候蒋委员长调用之后，他就立即在桂林主持抗战动员计划。由于李宗仁治军有方，颇有声望，一经号召，各县农民蜂拥到县政府报到入伍。因报到人数过多，政府还须以抽签方式决定取舍。不满一个月,便编成 4 个军,共 40 个团，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军事动员前所没有的先例。按照中央统帅部的编制，李宗仁又将其改编为两个集团军，其战斗序列是：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；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。以上各部遵照中央统帅部的调遣，一一开赴抗战前线之后，李宗仁又将他在广西数年来惨淡经营而颇具规模的兵工厂，全部移交中央统筹管理。当时广西兵工厂原有的管理及技术人员均已驾轻就熟，中央接收时，仅须将管理系统改由中央直辖便可，本不须作人事上的更动。但蒋介石出于多疑，竟将内部行政人员一律撤换，实在不近情理。李宗仁心中虽然有气，但为了促成全国团结，一致抗日,他力诫部属,一切听从中央安排,不许有任何异议。

李宗仁望了一眼车窗外暗蓝深邃的夜空，舒了一口长气，无限感慨地自语：

“为了抗日,我李宗仁心怀坦荡,上天可鉴。你蒋介石为何还对我疑心重重，不听相劝，一定要在敌强我弱之情况下，硬

打硬拚,死守南京 ?”

在李宗仁看来，南京危在旦夕，唐生智断不能久守。若南京一失，敌人必以排山倒海之势来犯津浦线，他感到他这个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责任重大，恨不得即刻就到徐州。

这列专车犹如懂得李宗仁此时此刻的心情，沿着津浦线北去,一刻也不停地狂奔、驰骋。当列车到了徐州车站的时候，被李宗仁选定的第五战区参谋长徐祖贻，领着一支侍卫队前来迎接。这位战区参谋长，虽然是按照蒋介石的意旨而定，但李宗仁对他却十分赏识。

徐祖贻，江苏无锡人。先后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、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,军事知识渊博,为人亦十分干练;“北伐战争 ”前在奉军服务时就名扬遐迩;“九一八 ”以后,徐祖贻奉调至中央,出任军令部第一厅厅长,筹划作战事宜,颇有能名。他受李宗仁派遣，到徐州不久，徐州战区的布防已经就绪：刘士毅的三十一军,辖一三一、一三五、一三八三师,调至苏北海州驻防，以防日军在该地登陆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所辖的第十二(军长孙桐萱)、第五十五(军长曹福林)两军,驻扎山东境内，以拒北来之敌；缪澄流的第五十七军，辖一一一、一一二两师,驻防苏北 孙学忠的第五十一军,辖一一三、一一四两师,驻防青岛 第三军团庞炳勋,辖 5 个团,驻防砀山。此外,还有由江苏省保安队改编的韩德勤的第八十九军，辖三十三和一一七两师。

李宗仁被迎接到第五战区司令部，听了徐祖贻参谋长的汇报,连声称赞他布局有方。然而,当他细细推敲,又不禁双眉紧锁。作为一个久经战场的名将，他对目前手下的兵力亦了如指掌。韩德勤军，原非正规军，战斗力极差；缪澄流军装备尚

可,但战斗力素称薄弱 孑学忠部原系东北军,尚可作战,可也算不得劲旅；庞炳勋军，虽久经沙场，其实力也只有 5个步兵团，作战能力亦很有限；刘士毅军，虽由李宗仁在广西亲自征调成立，班长以上的各级干部多系北伐前后的旧 班底,颇有作战能力，但士兵多系新近入伍的乡农，受训时间很短，也无作战经验 只有韩复榘所辖的两个军,其训练、装备都还可以,但韩复榘素以保存实力为重，是否服从命令拚死作战，尚不可知。

沉思片刻，李宗仁望着徐祖贻说：

“目前我们五战区的兵力还不足 7个军，训练和士气也均非上乘，要和在上海与日军作战的部队相比拟，这里的部队，实属三四等的角色。若敌军自南北两路倾巢而来，我等胆敢以七八万疲惫之师与之周旋，未免有螳臂挡车之危啊！”

徐祖贻说：

“的确如此。这些部队,多系久被中央列为‘杂牌部队’,曾蓄意加以淘汰，更谈不上补充粮饷和械弹了。据我近日了解，这里的各军将领，一面激于民族争生存的义愤，都想和日军一拚；但另一方面又顾虑部队作战若有损失，怕将其部队番号撤销，成为光杆一根，即无以谋生。因此都怀着沉重惶惑的心情。”

“这也难怪啊,”李宗仁叹了一声道“:这都是我们的最高统帅蒋先生，一贯以剔除异己的作风所致。”

这天夜里，李宗仁久久未能入眠。他反复思考，觉得抗战至此，已是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。如果能在津浦线上将敌人拖住数月，使武汉后方有充分时间重行部署，则抗战还可以继续；如果我军在津浦线上的抵抗迅速瓦解，敌人一举可下武

汉,囊括中原,则抗战前途便不堪设想。思虑及此,李宗仁深感责任重大。

第二天清晨，迎着旭日，李宗仁由侍卫人员陪同，漫步在徐州城内的街巷上。此时的徐州，街道上没有几个人，极为繁华的市区,亦是萧条冷落。北平、天津沦陷,太原、上海相继失守，徐州居民亦知道徐州的危险，纷纷迁徙他乡。李宗仁心情极为沉重,心想 民心不安,怎能克敌制胜 突然,他面向侍卫：

“ 快备我的战马 !”

侍卫一听，吃了一惊，不知所措地望着他的面孔。

“ 快去,这是我的命令。”

侍卫牵过来他的那匹枣红大马，李宗仁坐上去，昂首挺胸，故作悠闲，在徐州的大街小巷巡行。原来，他是以自己坚毅、沉着的姿态,来安定民心。

自此，李宗仁每日清晨或午后，都要出来试马，到徐州城内的主要街道上巡视。果然，还没有迁徙他乡的市民和商贾，见新来的司令长官尚有如此闲情逸致，便相信战局必可稳定，乃相继回市,开店复业。迁徙乡下的市民得知,也纷纷回城。李宗仁乘机召集民众代表大会，发动民众抗战。恰巧，此时有一批响应中共中央号召，积极参加抗战的爱国学生前来徐州助战,李宗仁便以他们为核心,组织第五战区抗战青年团。自此，街道行人渐多，徐州市区又摩肩接踵，熙熙攘攘。

然而,南京战事愈来愈紧。忽一日,奉命进驻蚌埠,职司保卫津浦路南段的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，给李宗仁打来长途电话说：

“ 唐孟公要我在浦口替他预备一列车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恐怕南京沦陷就在旦夕了！ ”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果然不久,噩耗传来,南京失守。我军十余万人,激战不到三四天便全军溃败。据悉,撤退时毫无计划,官兵乱窜,各自逃生。少数勇敢部队不知究竟,误认为友军畏缩,擅自撤退,竟在城楼上架起机枪，扫射溃窜出城的友军。于是自相残杀，死伤枕藉,极为惨烈。

李宗仁痛心至极，捶胸跌足道：

“好一个吹牛皮不害臊的唐生智哟!”

当南京城郊尚在激战时，李品仙又给李宗仁打来电话，说：

“唐孟公已乘车经蚌埠北上,将过徐州转陇海路去武汉。”

李宗仁闻讯，乃亲到徐州车站迎接。见面之时，李宗仁大吃一惊。此时的唐生智,神情沮丧,面色苍白,其狼狈之状,和他在南京接任城防司令时判若两人。他叹息不已地望着李宗仁说：

“德公,这次南京沦陷之快,出乎意外,实在对不起人。”

李宗仁安慰他说：

“孟公不必介意,胜败乃兵家常事,我们抗战是长期的,一城一地的得失,无关宏旨。”

其实，李宗仁很想挖苦他几句，但此时此刻还能向他说什么呢？

送走唐生智，李宗仁刚转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，参谋长徐祖贻就报告两则惊心动魄的战讯：

一是 12月 13 日南京失陷之后，日军主将松井石根狂妄至极,竟在国民政府前举行规模极大的所谓‘入城式”。日军杀气腾腾，一个个如狼似虎。遂后，松井石根令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指挥日军，对南京军民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。又敦促津浦

南段的指挥官烟俊六，督八师之众，自镇江、南京、芜湖三路渡江，面北向徐州挺进。

二是北路日军决计攻陷济南。而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却无心作战，欲放弃济南西撤，已下令将迁到宁阳的山东省府人员，再往西迁到曹县。

徐祖贻的话音刚落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来电重申第五战区的作战任务 :保卫徐州,确保津浦、陇海两线枢纽,巩固武汉东北战线。并规定，五战区在北线实施攻势行动，击破北路日军；在南线实施防御作战，阻止日军于淮河一线。

李宗仁听后，思索片刻，便先致电坐镇蚌埠的李品仙，说他即将原驻海州的刘士毅第三十一军调至津浦南段滁州、明光一带，将原驻青岛的于学忠第五十一军调至淮河北岸。特命李品仙指挥三十一军、五十一军以及受第五战区节制的杨森、徐源泉各军和安徽省境内各部队，组成淮南兵团，负责实施津浦路南段的作战，务必将北进之日军阻止于淮河南岸。

本来，李宗仁还要致电韩复榘，让其在北面调动第一线兵力，利用黄河延缓日军南进速度，尔后部署第二线兵团，准备在徐州同日军决战。可北线守将韩复榘不战思退，他决定前往济南，要亲自去见一见这位但闻其名而未睹一面的将军。

2. 怒杀败将

对于少年寻花问柳，嗜赌如命，声名狼藉，不得已才从军在冯玉祥部下，而逐渐发迹的韩复榘，李宗仁虽同他还未有一

面之交,但韩复榘的为人,他却早已知晓。

1928年12月，韩复榘经冯玉祥保荐，当上河南省主席之后，就旧病复发，同与其臭味相投的河南民团司令何其慎一起，吃喝嫖赌，双方打得火热。冯玉祥得知，于1929年2月去到河南省府开封，乘大部队集合之机，当着韩复榘的面，大骂嫖赌玩乐之人，并借故将与韩复榘一起鬼混的何其慎关禁闭。当时,韩复榘如坐针毡。又过不久,冯玉祥在洛阳,要调韩复榘最精锐的手枪队给他当卫队。韩复榘拒绝，且对冯玉祥仍向河南发号施令表示不满。他对其部下说：

“我当这个省主席，仍然和在他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当新兵一样,甚至还不如。”

冯玉祥未调到韩复榘的手枪队，就派人硬把韩复榘叫到洛阳。一见面，冯玉祥就说：

“你韩复榘当了省主席很威风了。好了，我这里没有人守卫,你给我站岗去。”

在冯玉祥面前，韩复榘敢怒不敢言，只好乖乖地走到冯玉祥的门外，站了两个多小时的岗。后经人劝说，冯玉祥才饶了韩复榘。然而，韩复榘却不以此为戒，以为冯玉祥扫了他的威风,决计叛冯另谋出路。恰巧是年3月,李宗仁、白崇禧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激化，酝酿战争。白崇禧密派代表温乔生到河南辉县见冯玉祥，请求支援。岂知冯玉祥也有自己的打算。他一面答应出兵援助，一面却密令韩复榘率本部人马进驻信阳，暗中准备10个师的兵力归韩指挥,作向湖北进攻的态势,引弓不发。冯玉祥欲乘蒋、桂战事胶着,两败俱伤之际,以大军攻占武汉,控制湖北,使豫鄂地盘联成一气,可坐收渔人之利。4月1日，韩复榘夺取武胜关，正欲挥兵南下，不料桂系将领李明

瑞突然倒戈投蒋,李、白军迅速瓦解,退回广西。蒋介石 4月 5日飞抵武汉，欲削弱冯玉祥的势力，特邀韩复榘到汉口一晤，进行拉拢收买。双方一拍即合。5 月 22 日,韩复榘便通电叛冯投蒋。后来蒋、冯大战,韩复榘不愿直接与冯玉祥交兵,蒋介石便委任他为山东省主席。

全面抗战爆发,韩复榘拥兵 10 万,坐镇济南。1937 年 9月，冯玉祥奉命在冀鲁交界处之桑园设立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，指挥宋哲元、冯治安的第一集团军。蒋介石命韩复榘拨两师归冯指挥，韩复榘不愿。其时日军沿津浦线南下，宋哲元部未能阻止日军，冯求韩援助，韩不肯就援。蒋介石又命韩复榘移师增援,韩仍置若罔闻。冯玉祥只得退守德州,激战两日,德州于 10 月 5 日失陷。韩不仅不曾援冯，反而又在此时下令保境安民,不准客军(冯指挥的宋哲元部)入境,致冯玉祥陷入困境。当时日军主力还集中在山西方面，无暇顾及津浦线。趁此机会，蒋介石严命韩复榘协助冯玉祥作战，以主力攻德州，并进击沧州，以牵制西线之敌。此时，韩复榘才将展书堂师归冯玉祥指挥。冯玉祥指挥展师等部，自徒骇河一线向北反击， 21日克复德州、桑园,并一路北进,直指沧州。正当展师乘胜追击日军之时，韩复榘打电话给展书堂，要他立即率军回撤，不得再向前进,并限令 10 小时内撤回禹城。展书堂不知究竟,言语略现踌躇，韩复榘即在电话内大发雷霆：

“让你撤，你就撤！有人想拆咱的台，咱们凭什么当冤大头？沦陷就沦陷，当亡国奴的反正不只咱一个，撤回来再说！”

原来，正当展书堂师配合冯玉祥部接连收复失地，初战告捷时，蒋介石将已赴山东辅助韩复榘防守黄河一线的史文桂炮兵旅，调回南京作战。该旅有卜福斯山炮两个营，战斗力很

强，其卜福斯山炮，是蒋介石由国外新近购置。韩复榘便借此抽回展师。

展书堂不敢违抗韩的命令，率八十一师连夜回撤。日军得此转机,兵分两路,急驱南下。一路沿津浦线正面南犯,一路以铁路左翼南犯。11 月 10 日和 11 日,庆云、惠民相继失陷,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迅呈败势。虽然韩复榘的部下激于义愤，一再要求出战，但因韩复榘终无心抗战，致使日军逼近黄河北岸。韩复榘又下令拆毁黄河大铁桥，改在黄河南岸设防，而他本人则由前线逃回济南。

李宗仁由南京赴徐州坐镇时，韩复榘军与来犯日军正隔河对峙。日军之所以没有立即渡河攻陷济南，是因为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小矶国昭和津浦北段指挥官西尾寿造，对韩复榘不战而退十分赏识，妄图诱韩复榘投降。韩复榘为保存实力,也秘密派遣代表,与日军接洽,希图妥协。但日方要韩复榘宣布山东独立，正式充当汉奸，而韩复榘只希望日军不犯鲁境，以达其保存实力的目的。双方条件相差太远，当然无法达成协议。然而，日军总还是希望韩氏当汉奸，而不愿逼其抗战。所以，津浦北段的日军迟迟未渡黄河，以期待韩复榘叛变。但等了一个多月，韩复榘没有给他们满意的答复，只是一边重新布防，一边令军政机关南移至宁阳。于是，日军决定对济南进行‘攻略战”。

济南危急，李宗仁约参谋长徐祖贻陪同前往济南，去督促韩复榘对日作战。

在济南，李宗仁见到了韩复榘。李宗仁见韩复榘生得眉清目秀,皮肤白皙,俨然是一位白面书生。但几经言语,李宗仁又暗自笑了。因韩复榘对天下大事少有知晓，言谈又很粗俗，口

口声声只知保存自己。李宗仁向他提出：

“第三集团军要以沂蒙山区为后方。如济南失守，就到沂蒙山打游击，以使日军不敢急剧南进。”

韩复榘一听，就反唇相讥：

“浦口已失，南路日军眼看要打到蚌埠，北路日军若打过济南,南北夹攻,我们不成了‘包子馅’了吗？”

为了争取韩复榘，李宗仁十分耐心地同他聚谈终宵。李宗仁反复向他解释“最后胜利必属于我”的道理。在李宗仁的说服下，韩复榘也认识到抗战是有前途的，汉奸是当不得的，并答应李宗仁，一定要坚定抗战决心。

然而，当李宗仁离开济南返回徐州之后，韩复榘就把李宗仁的劝告当成了耳旁风，又一意孤行，下令将屯聚济南的各类军需物资运到河南南阳、舞阳等地，扩编的民团武装则令开到河南漯河。对于韩复榘的这种做法，省府机关南移时，主动留下固守济南的教育厅长何思源出来劝阻，韩复榘眼睛一瞪说：

“你知道蒋介石什么时候跟日本人妥协吗？我们就这么几万人，这个家底牺牲完了，那时蒋介石忽然跟日本人来个什么协定，那华北就没有我们的份了。”

何思源说：

“你不是已向李司令长官作了保证，要决心抗战吗？”

韩复榘说：

“我知道，打到底中国一定能取胜的，不过我们要最后参战，我已电中央请求往后方调了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无柴烧！”

李宗仁得知，十分气愤。当韩部运送物资的火车路径徐州时，李宗仁下令截留，但未成功。李宗仁电韩责问：

“豫西非第三集团军后方，你为何将物资运往该地？”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